

民國三十五年夏季五版

大字
三孝記
全本

姜安安送米
千古永留芳

昆明市正義路壹佰伍拾號

雲南鑫文書局印行

姜安安送來
千古永留芳

大字
足本
二孝記全傳

昆明中正義路壹佰伍拾號

雲南鑫文書局印行

陳氏

楊雄

姜文敬

姜姑

龐三春

姜應夢

姜安安



繪圖三孝記

自從盤古分天地
魏蜀與吳三分鼎
明至崇禎群盜起
雍正十三民安泰
即將麻書頒天下
邊夷各國把寶進
風調雨順歌盛世
事不表明書不顯
西漢有个姜文敬
一生富貴享不盡
燒火了環面抹粉
夫妻好合十年正
古廟神像多修整
玉皇靈霄不安穩
一片善心求麒麟
太白星君把旨領

三皇五帝治乾坤
梁唐晉漢周五代
一統山河歸大清
乾隆六十國太平
改元嘉慶歲丙辰
山中獵戶獻麒麟
河清海晏樂昇平
話不分開說不清
平帝年間進士身
萬貫家財冠一郡
呼使了環頭帶金
缺少香烟後代人
要求香烟後代人
便問六丁六甲神
伏望吾主獲善人
送到姜家為後人

伏羲軒轅神農繼
炎宋太祖受周禪
順治定國十八載
聖壽八十有六歲
嘉慶聖主登龍位
龍樓日日生瑞草
休說君王多有道
知音要聽端詳事
籍貫四川成都府
叫動家奴騎馬走
娶得妻子陳氏女
二人同心來行善
夫妻求子三月正
太白星君忙奏本
玉帝靈霄把旨降
陳氏三更得一夢

虞夏商周傳統統
南北無疆統統
康熙六十一年春
位傳十五太子身
錦上添花月更明
鳳閣朝朝起祥雲
且唱一部三孝文
從頭一一說分明
棉州德陽姜家村
使喚安童坐轎行
魚水和諧過光陰
願吃長齋不動葷
香烟渺渺透天庭
文敬求子把香焚
就差孝星下凡塵
夢見仙桃口內吞

繪圖三孝記

醒來是个南柯夢
 此夢定然生麒麟
 家奴即忙前奉票
 對天就把神靈敬
 諸親六眷齊來賀
 送入學校讀書史
 先生與他取名字
 詩詞歌賦般般會
 姜爺引他去納卷
 不表領保來誇獎
 三篇文章做得妙
 光陰迅速如流水
 十載寒窗無人問
 姜爺看見心歡喜
 親族隣朋齊來賀
 不言諸親回家後
 話說姜爺對夫人說
 發家童去請新拔的貢生楊雄來家飲酒

周身汗出濕衣衫
 光宗耀祖顯門庭
 報與姜爺得知聞
 沐浴誠心把香焚
 取的乳名應夢生
 聰明伶俐請得精
 更為姜詩是書名
 幼年有才愛殺人
 領保楊雄着一驚
 且說來朝去考文
 交卷出場回府門
 宗師已到西川城
 一舉成名天下聞
 引了孩兒拜客親
 三天酒宴鬧沉沉
 又把姜爺說一巡
 孩兒今年一十四歲

天明說與丈夫聽
 陳氏懷胎十月滿
 夫人房中生貴子
 也是姜門有德行
 不覺光陰容易混
 誰人不羨神童子
 寒窗苦讀七年正
 是年本縣開文運
 童子年小好學問
 場中精神加百倍
 三日之後把榜放
 開棚就考德陽縣
 姜詩此時入了學
 即日把客來拜畢
 酒罷眾親回家轉

姜爺聞言心喜欣
 果生一子在闈房
 喜煞進士姓姜人
 坟前不絕拜掃人
 應夢長成七歲寒
 那个不說天生成
 文章寫出其驚人
 姜詩要去顯才能
 異日必定中頭名
 下筆字字生彩雲
 果然姜詩中頭名
 取中姜詩第一名
 身穿藍衫帶方巾
 收拾行李回家庭
 那个不羨天生成
 雖入了學當然與他說
 說親才是不免打
 說二則託他與孩兒

做媒。豈不兩得其便也。

姜爺忙把請帖寫

安童把書接在手

我家老爺有書請

安童領命回家去

姜爺見了忙迎接

香茶一杯方落盞

上面坐的楊拔貢

酒過一杯重斟起

姜爺此時開言論

借重先生來看顧

楊爺聽得哈哈笑

却說楊爺說道別

又何必設此佳宴

生下一女名叫三

小弟前去說合必

索他必喜歡的借

姜爺深深來拜託

去請楊爺做媒人

竟到楊爺大府門

特來奉請飲杯巡

不覺來朝天又明

連忙幾步出來迎

隨請楊爺飲盃巡

下面陪的姜先生

一巡過了添二巡

並無別事請駕臨

與我孩兒說姻緣

年兄說話甚殷勤

却說楊爺說別事

又何必設此佳宴

生下一女名叫三

小弟前去說合必

索他必喜歡的借

姜爺深深來拜託

分付安童人兩個

安童上前忙跪稟

楊爺分付你回去

楊爺騎馬來得快

忙把楊爺來接進

虎皮交椅對面坐

席上佳肴般般有

飲至日落方罷盞

我兒今年十四歲

若是執柯作成後

我怕為的如何事

若是我兒今年十

且說楊爺說別事

又何必設此佳宴

生下一女名叫三

小弟前去說合必

索他必喜歡的借

速請楊爺枉駕臨

稟告楊爺得知聞

等待明朝領厚情

頃刻來到姜府門

堂前施禮分賓主

象牙標子擺中心

只少龍肝鳳胆心

半叙寒溫半叙親

未曾與他聘定親

姜門三代不忘恩

姻親之事不難成

却說楊爺說別事

又何必設此佳宴

生下一女名叫三

小弟前去說合必

索他必喜歡的借

姜爺深深來拜託

楊爺當時回言道
正是門當與戶對
一夜閑話難表盡
三府聽說楊爺到
迎至中堂分賓主
楊爺拱手回言道
今日踵府無別意
今年已曾入泮水
特託小弟為媒妁
三府聽得如此話
天上飛禽山中鳥
楊爺夫妻上面坐
飲至日落方罷盞
他養兒來我養女
楊爺聽得允了話
楊爺來至姜府宅
香茶已畢方落盞
承蒙姜爺不閑棄

這段婚姻必然成
年兄何必過擔心
且說來朝次早晨
開了中門接先生
香茶奉敬叙寒溫
有事才到貴府門
來與令媛作冰人
文才出眾果超群
今與小姐結朱陳
正合心意八九分
碧盤冰桃當點心
下陪三府二者身
三府開言把話論
千辛萬苦費你心
夫妻下席謝大人
姜爺出府拱手迎
楊爺開言把話云
願將小姐結為婚

城鄉仕宦也不少
楊爺辭別回家去
楊爺夫妻乘小轎
三揖三讓把門進
三府拱手開言問
多承年兄不擇避
德陽縣內姜進士
聞得令媛多賢惠
故此冒闖貴府第
分付左右排酒宴
魚翅燕窩並熊掌
一盃飲過重斟起
承蒙姜爺不擇避
先生雙老回府去
辭別三府回程轉
挽手就到高廳上
三府老爺多拜上
命弟到府多拜上

提起姜姓誰不聞
夫妻商議做媒人
來到龐府大衙門
請左請右把禮行
先生駕臨何事情
下交小弟幾年春
公子年方十四春
幽閑貞靜有名聲
不知尊意如何云
款待冰人楊貢生
缺少龍肝鳳胆心
一巡過了斟二巡
迎請二老到府庭
俟送庚書到府門
去到姜家報喜因
二人施禮分主賓
拜上尊親老先生
後送庚書到府門

姜爺聽說心歡喜
 席上美味般般有
 光陰似箭催人老
 話說龐三府與妻商議
 有一載了如今女兒
 後將小姐年庚寫好交
 安童庚書接在手
 姜爺便問何人至
 安童上前忙施禮
 酒宴已畢便辭別
 姜爺拆開庚書看
 忙請星士選擇日
 楊爺送至龐府去
 母親說與三春女
 光陰迅速期臨到
 都堂燈籠前面走
 綾羅緞疋數百件
 一路行程來得快
 陳氏得見喜歡心
 盤中海菜色色新
 看看就是兩年春
 那日楊貢生來到我家
 做媒將三春女兒許與
 姜家去了
 是三日進了書房歇息之
 兩脚行來不留停
 安童自稱龐家人
 庚書奉呈姜大人
 辭別姜爺轉回程
 字字行行寫得清
 九月九日接過門
 三府拆開看分明
 挑花針黹要認真
 姜家設宴請客親
 人夫轎馬亂紛紛
 金銀首飾件件齊
 進了成都大省城
 夫妻商議擺酒宴
 楊爺把宴來飲畢
 招待水判老先生
 辭別姜爺轉回程
 行程不覺來得快
 姜爺聽說忙迎接
 行禮已畢旁站立
 不說安童他去了
 與兒同年又同月
 良辰吉日擇清楚
 庚與小姐同年月
 兩家各辦各禮物
 扎了花花一頂轎
 八猪八羊雙吹打
 抬盒就是三十架
 黃堂知府正面坐
 霎時到了姜府前
 來接龐家府內人
 分付後面飲杯巡
 把話分開別有音
 庚書只差一時辰
 交與水判楊先生
 九月九日結為婚
 二家禮物辦齊正
 安排龐家去娶親
 三百金子五百銀
 衣衾被帳式式新
 三天三夜吟成文

炮响三聲驚天地
鼓打三更交半夜
叫聲我兒三春女
左邊梳個盤龍髻
鳳冠首飾齊帶起
脚下金蓮僅三寸
一步行來有五寸
拜過天地合宗祖
拜畢轉入綉房內
一身乾濕娘受苦
倘若生奴是男子
哭聲爹娘刀割胆
常言女生是外相
你去姜家為媳婦
為娘將你養大了
三從四德要謹記
三春社住母親手
轎子打在府門內

取親人馬進府門
楊爺催起上轎行
打扮天明就起身
右邊梳的水波雲
周身衣服色色新
紅綉花鞋足下登
兩步行來一尺零
又拜六眷和諸親
叫聲父母老娘親
三年乳哺母費心
龐門不斷接香烟
叫奴怎好捨雙親
周公制禮到而今
孝敬公婆要小心
休到婆家亂胡行
夫妻和順有賢名
哭死塵埃又還魂
娘扶女兒上轎行

禮物抬至大堂上
三府當時來分付
小姐聞言雙流淚
兩邊梳起龍戲水
上穿綾羅衣八寶
打扮一個仙女樣
左右了媒人兩個
滿堂親戚都拜過
生兒之時如珍寶
將兒撫育十六歲
不幸生奴是女子
母親聞言雙流淚
父母年老無依靠
侍爾丈夫如賓友
或有或無隨時過
母女哭得肝腸斷
夫人將女來扶起
小姐上了花花轎

滿堂人夫鬧紛紛
分付夫人聽原因
象牙梳子手中存
中梳童子拜觀音
下穿宮裝三褶裙
好似水月觀世音
扶到堂前拜佛神
才拜爹娘二雙親
兒大成人侍別人
未曾報答半點恩
枉費爹娘養育恩
心肝孩兒叫幾聲
女兒不必掛在心
輕言細語要殷勤
不比你在自家門
不覺紅日又東升
我兒你要放寬心
回頭把娘叫幾聲

早晚二時休念我
 爹娘若有好合歹
 母女哭到傷心處
 全堂嫁奩多齊正
 服侍安童十二個
 一路之上來得快
 高堂點起龍鳳燭
 夫妻交拜百年合
 客散夫婦歸羅帳
 夫妻雙雙來打扮
 夫妻恩愛如魚水
 話說小姐睡至三更忽得
 然繞在口內一口吞了
 醒來便把夫君叫
 奴將仙桃來吞了
 從此小姐身有孕
 將兒抱出堂前地
 公子面相如滿月
 莫把你兒罈在心
 熬葯煎湯誰奉承
 炮响三聲要起程
 十二皮箱盡裝銀
 陪嫁梅香六雙人
 就到姜家大府門
 禮生唱禮不留停
 雙雙一齊進洞房
 顛鸞倒鳳到百年
 拜見堂前二雙親
 姜命二老喜歡心
 一夢夢見八爪金龍
 小姐唬得魂魄散
 今夜床上有虛驚
 不知吉凶如何云
 十月臨盆子降生
 眉清目秀好人材
 一貌堂堂耳垂肩
 不忠不孝不能養
 流淚眼觀流淚眼
 不說母女分離話
 綾羅緞疋數百件
 兩家人馬一路走
 炮响三聲一了轎
 男左女右齊下拜
 循俗飲過交盃酒
 一夜夫妻恩如海
 諸親六眷都拜畢
 燈內無油不得明
 斷腸人送斷腸人
 且唱禮物賽過人
 珍珠瑪瑙八九升
 旗傘相接五里程
 鋪毡結彩喜盈門
 拜謝天地合祖宗
 不覺紅日已西沉
 次日紅光天又明
 轉身又入洞房門
 金龍在房中繞來繞去
 口吐仙桃十個忽
 一身冷汗淋漓醒來
 却是南柯一夢
 夢見金龍顛倒困
 口吐仙桃在奴身
 想必天宮送麒麟
 三朝設宴請六親
 尊聲老爺聽知聞
 聲音高大且清平
 一家老幼都歡喜
 諸親鄰朋齊恭賀
 一雙俊目光明亮

此是文經武緯相

安安長成七歲正

延醫服藥都不應

成服開帛半月正

自從進士身亡後

一年遭火燒三次

並無片瓦來遮體

話說姜詩被火燒了家

有心不忍者每人出米

不說姜詩安身處

為官一世無兒子

同到京城受恩澤

你今快到姜府去

不覺行程來得快

小姐折開書信看

話說小姐把書拆開從頭至尾看了一遍便叫安童

回稟父母書中情由寫得明明白白交與我爹爹一看自然曉得的

小姐走進書房內

後來安邦定國臣

取名石泉一書生

卧床不起命歸陰

四九大齋荐亡魂

家敗人死不堪聞

萬貫家財化灰塵

槽門牆下去安身

財什物並無半件行

且表三府姓龐人

單生一女叫三春

有福同享一家人

去接姑娘一路行

姜家就在面前存

字字行行寫得清

可取名為安安子

送入學堂把書念

忙把棺木來裝殮

散齋送喪來葬定

又遭年歲天乾旱

該是姜詩遭大難

後入學堂更書名

進士染病在其身

中堂就把靈柩停

看看就是四月零

市上米穀貴如金

安童使女盡逃生

行至槽門脚下暫且安身請親六眷見了

他修起草房三間等他母子等安身

三年任滿回京去

三府要回京城去

寫封書信來交付

安童把書接在手

安童來到姜府內

將書交與龐三春

去接姑娘龐三春

交與安童手內存

字字行行寫得清

七字頭上添三字 刊成十字說分明

上寫着三春女多多拜上 多拜稟高堂上二位爹娘 多蒙我老爹爹遣人接我

想爹爹做官人好不思量 若生奴是男子還可伴往 不幸得生你兒是个嬌娘

公公死婆婆病房屋燒了 少衣穿無飯吃家奴逃亡 又無錢又無米度日維艱

無片瓦無寸木草蓬安身 口吃着糙米飯暫度飢困 身穿的補綴衣受凍受寒

每日裡做針帶長街售賣 到晚上坐燈下挨到五更 吃一碗愁一碗米糧太貴

做一天糊一天不剩半文 受盡了千般苦一言難盡 畧把這苦情事訴與父親

老爹娘進京去休把兒念 你的兒受磨折八字生成 雙流淚真悽慘刀割肝胆

只怨奴命不好怨得誰來 把書信寫完畢親手封了 命安童帶回府細看端詳

今將十字來丟下 仍將七字接前因 安童把書接在手 送與老爺得知聞

安童拿書如雲走 即忙回轉自家門 把書面呈三府看 字字行行看得真

三府將書來看畢 叫聲夫人聽原因 打發安童去接女 我女回書訴苦情

他說公公已死了 婆婆染病不安寧 萬貫家財火化了 家人使女盡逃生

並無片瓦來遮體 茅草房內去安身 每日衣食都欠缺 書上句句寫得清

忙叫安童送銀子 三百銀子送上門 安童接銀忙忙走 竟到姜家府門前

小姐又見安童到 三返四復問何音 安童當時回言道 老爺拆書氣埃塵

夫人氣死頓飯久 半個時辰才還魂 老爺夫人同商議 送來三百雪花銀

姑娘拿米慢慢用 莫做針帶受苦辛 小姐回言我曉得 回去多拜上雙親

早晚休把女兒念

休把女兒掛在心

爹娘回京把福享

女在姜家受苦辛

安童辭別歸家去

稟告老爺得知聞

三府聽說根生話

難強女兒同路行

當時催動人和馬

收拾行李進京城

不唱三府回京事

回文又說龐三春

陳氏見他多孝敬

愛他猶如掌上珍

說起三春多賢惠

親戚鄰里誰不欽

孝順公婆為第一

殷勤夫主敬如賓

姑表姨親皆敬愛

哥哥弟弟咸相親

人人說他和順好

个个稱他多孝心

也是三春該有難

冤家遇着對頭人

平空架起冤枉事

鉄石人聞也生嗔

話說三春平生孝順也算是个女中君子只因他命該有難當日姜進士在日有一

妹子名為姜姑自幼嫁到劉家未及三載劉姑翁亡故姜姑無有生育一心要另嫁

他的進士哥哥不許妹子改嫁用了百十兩銀子在西莊上修了一座大雄寶殿等

妹子在那裏帶髮修行不料進士死了姜姑想起哥哥在日不許他另嫁懷恨在心

如今進士已死姜姑就起黑心背地罵道姜詩這狗子你老子在時還打發安童送

此銀子和米如今我哥哥一死他母子團圓夫妻快樂好不自在待我下得山來到

了他家翻弄此是非等他家妻離子散家敗人亡那時叫他才認得老姑娘呢

姜姑定下無情計

暗起黑心害三春

當時便把山來下

一心要害行孝人

姜姑行程來得快

即刻就到嫂嫂門

陳氏嫂嫂來接進

賢德姑娘叫幾聲

為嫂時常掛念你

為何這樣好毒心

我是那些得罪你

你哥死了不來臨

三春一見姜姑到

眼淚汪汪遠來迎

拉住忙把姑娘叫

姑娘如何不常臨

今日仙風吹到此

猶如雲開見月明

姜姑聽說如此話

假意奉承兩三聲

非是我今不來走

修行掛碍難動身

心中定下無情計

起心要害龐三春

口水淹人不用海

有心人害無心人

却說三春說道婆婆在家陪侍姑娘待奴往淋江河下挑水就回來姜姑見小姐挑

水去了心中暗喜正中機會便開言問道嫂嫂如何面帶焦黃陳氏答道這幾日七

病八病又無葷吃故此面現焦黃姜姑乘機說道你在病中無有葷吃為姑有句話

與你說怕你性情又不好所以不說了陳氏道有話直說不妨姜姑道我今與你說

了千萬不要說是我說我那一天打從西路而來看見你媳龐氏殺得一隻母雞炒

的炒炖的炖吃了一頓還剩得有些拿來傾在陰溝的誰人看見也說可惜在我看

來他就該奉你幾片肉孝敬的半碗湯如何剩的反拿去傾了這就實在不該了

陳氏聽得如此話氣得兩眼淚紛紛老娘待你如親女誰知賤人無孝心

早晚那些虧待你而今做出這般情不拿雞肉與娘吃留湯半碗也甘心

我今病中想葷吃寧可刺的傾在塵口叫不孝龐氏女天雷打死遂我心

話說姜姑叫道嫂嫂這一件還是小事你是這樣悶氣我又有一事就不與你說了

使你不知若說與你聽了只怕你就要活活氣死陳氏叫道好妹子你我姑嫂一場

有話直說姜姑道嫂嫂為何一身戰戰兢兢陳氏說姑娘呀我身上衣服單薄冷氣

又大故此戰兢兢姜姑說道我那一天來看你你不在家見你媳婦穿一件新綿袄將

舊衣服蓋在上面還有一件不長不短的綿袄脫下來用火燒了既然你無衣服穿

應該拿與你穿才叫孝順的媳婦。如何用火燒的都不肯拿與你穿。明明要凍死呢。

陳氏听得這句話，急得眼淚似水傾。我待賤人如親女，你做狼心狗肺人。

剩的衣服火燒了，將吾凍死遂你心。你就氣得哭，還有一件大事。若是說來，你只

怕氣死在地。陳氏說：「姑娘呀，要說就說出來，不要隱藏在心。你我姑嫂非同外人。」姜

姑道：「我說與你聽，不要說是我說的，恐怕他背地恨我。」陳氏道：「我只說是我親眼看

見，再不說是你說的。」姜姑說道：「我那一天走，你們後頭過看見龐氏在後花園搭起

三張桌子，打散頭髮，焚起香案，將嫂嫂好咒他咒的話，我聽得清清楚楚。他咒道：別

人婆婆是婆，我的婆婆是閻羅。今日吵明日罵，身有病來把奴磨。左不是，右不是，弄

得一家沒奈何，惟願婆婆身早死。夫妻歡樂笑呵呵，我聽見恨不得抓他下來咬他。

幾口打他一陣。

陳氏聽得狼心咒，當時氣倒地平川。罵聲雷打忤逆婦，將娘咒死你甘心。

口叫姑娘你回去，待我將他逐出門。不說姜姑回轉去，且表姜詩轉回程。

走上廳堂雙膝跪，母親為何代憂心。陳氏便罵不孝子，你聽妻言害娘身。

說起賤婦龐氏女，零遞碎剛不遂心。暗中造成三大惡，說出之時天地昏。

私造飲食該何罪，私燒衣服罪不輕。花園搭起三張桌，披髮焚香咒娘身。

為娘那些薄待你，把我咒得這傷心。快把冤家來休了，莫留在家惹禍根。

你如不把他休了，老娘自縊一條繩。那時我死黃泉去，等你歡樂過光陰。

細思量妻無過念傷良心 若是我肯休有違母命 我只得休了妻遂我母心

龐氏妻休怪我為夫不義 都只為遵母命非出本心 上寫着有姜詩休書一紙

下寫着不孝婦龐氏三春 一不孝造飲食私自獨享 二不孝燒衣服凍壞母親

三不孝後花園焚香咒母 都是母親目見怪得誰人 寫紅日把雪照水流東海

高山上滾木頭永不轉回 為夫的今寫下休書一紙 恁憑你別改嫁另配豪門

寫完了上打着指模手印 將紙筆來丟下兩淚交傾

今將十字且丟下 仍將七字說分明 姜詩將書來寫定 刀割心肝五臟疼

非是為夫來害你 也是賢妻有災星 你今挑水淋江去 休書上面絕了情

為夫若不如此寫 怎奈母親不肯行 只得依母來寫起 少時夫妻兩離分

不提姜詩傷心處 又說老年惡心人

話說陳氏叫姜詩將休書念與為娘聽來姜詩從頭至尾念了一遍陳氏道寫得好

等那賤人挑水回來將休書交付與他叫他速速出去

不表母子起毒意 單言賢孝龐三春 淋江河下去挑水 鞋尖脚小難動身

天宮又下濛濛雨 一滑跌倒地埃塵 小姐在地急忙起 桶兒流在中心

順着河岸撈不到 如何取水奉婆身 眼淚汪汪趕五里 驚動水府三官神

忙差鰲魚來變化 變做江上捕魚人 就將水桶來撈起 交與小姐龐三春

小姐忙把魚翁謝 拜謝漁翁老年人 婆婆在家身有病 淋江挑水救母親

拜謝漁翁轉身走 回轉又是五里程 鞋尖脚小難行走 自思來了多時辰

恐怕遲了婆婆恨 為何許久才轉身 且挑半桶回家去 烹茶煮飯奉母親

邁步金蓮往前走 自家門在面前存 話說小姐挑水回來 恐怕婆婆飢餓便向前問道 婆婆可飢餓口渴否為媳好烹煮

侍奉小姐連問數次陳氏全不答應 小姐復問陳氏罵道 你這賤人一去挑水許久才回 老娘一時頭悶眼花咳得心慌意亂 你還背地做些忤逆不孝之事欺心大膽

明明是要將我治死 你好夫妻快樂便叫姜詩拿休書來付與賤人 逐他出去不許留在我家敗了門風 傳壞後人

小姐聽得如此話 冷水澆頭着一驚 平地說出冤枉事 有口難分這段情 譚子栽花冤屈死 活人抬在死人坑 口水淹人不用海 丈二長藤理不清

若是奴家有此事 死在地獄不翻身 誰人造出冤枉話 使我婆媳作仇人 丈夫你今說我聽 說得明白我才行 小姐此時只是哭 哭哽咽不做事

話說姜詩說道 賢妻你且從容坐下聽我說來 母親說你有三不孝 三春問道 那三不孝 姜詩說道 你一不孝私造飲食不經母親知道 二不孝私製新衣將舊衣不與

母穿用 火烧了要將母親凍死 三不孝在後花園搭起三張桌子 被髮焚香咒母 三春便問何人得見 姜詩說是母親親眼看見 三春哭道 黑天冤枉陳氏罵道 你這賤婦 還不與我快些出去 姜詩迫於母命只得將小姐逐出門外 龐氏抱住門枋死也

不丟陳氏與姜詩 將他勉強推出門外 將前後門一齊關閉了 小姐好不淒涼 三春當時心傷慘 兩眼流淚大放悲 門前雙膝來跪下 辭別婆婆與夫君

多蒙婆婆來娶我
 母雖不孝兒無母
 另娶一個賢良婦
 尊聲秀才休念我
 不看金面看佛面
 奴去尋條短路死
 小姐離了姜府去
 安安學舍把書念
 來到堂前拜祖母
 四面八方都是我
 姜詩忙把孩兒叫
 安安聽得如此話
 黑天吊下冤枉事
 陳氏聽得安安叫
 你娘做事沒天理
 安安上前雙膝跪
 陳氏手中拿棍子
 你安安怕打就說我不哭不念娘了

在婆膝下幾年春
 早晚時刻着他身
 待我孩兒若親生
 復娶賢良美佳人
 不念魚情念水情
 叫奴再嫁萬不能
 兩淚汪汪往前行
 烏鴉頭上叫幾聲
 我父在旁不做聲
 並不見得我母親
 你母被我逐出門
 跌脚搥胸死在塵
 冤枉我母受苦情
 全然不理半毫分
 留他在家有罵名
 陳氏開言把話論

安安孩兒交與你
 夫君本是行孝子
 若是起心刻薄了
 好生看管安安子
 夫妻配合八年正
 叫聲母親奴去也
 不說小姐離家事
 安安知道非吉兆
 不見母親何處去
 上前忙把父親問
 你母做下三不孝
 哭聲我母刀割胆
 幾反幾復氣死了
 安安哭得無休息
 你今與我來跪下

是你姜家後代根
 勸他英年好娶親
 奴死黃泉不甘心
 他母懷胎也痛心
 你做忘情絕義人
 叫聲丈夫奴起身
 又說安安轉回程
 辭別老師轉回程
 我到前厦到後廳
 母去何方不見人
 寫下休書兩離分
 叫聲我母箭穿心
 幾反幾復又還魂
 便罵狗才不是人
 免得棍子打上身

陳氏手中拿棍子要打安安便罵道安安你這奴才你說不哭不念娘我就不打
 你安安怕打就說我不哭不念娘了陳氏說你既不哭不念娘起去拿書過來背背

得明白。我就不打你。那安安莫可奈何。只得忍氣吞聲。將書背了幾遍。一字不差。陳
 氏說道。我孫兒果然不念娘了。下去吃飯。若是嗚嗚咽咽。也是要打你的。安安只得
 依從。將飯勉強吃了。半碗。陳氏問道。你為何只是吃半碗。安安回言。祖母你不知道。
 君子食無求飽。讀書人吃多了。就把書壓住。故此不敢多食。陳氏道。孫兒言之有理。
 婆孫二人言未盡。兩淚汪汪。把房進。連衣倒在床頭上。這頭哭到那頭去。
 只見地下燈一盞。只見安安連衣困。左思右想。心惱恨。念着三春歸何處。不說姜詩傷心處。
 七字頭上添三字。併成十字說分明。鞋又尖脚。又小寸步難行。扯衣衫。開了淚。悽悽慘慘。
 身坐地。冷如冰。雨雪浸透。心又怕身。又冷。戰戰兢兢。又想家中。我婆婆年紀又老。
 哀邁人。如朽木。病不離身。又恐怕病死了。衣棺不足。又想七歲兒。好不傷心。
 哭一聲。安安兒。心如刀絞。哭二聲。七歲兒。亂箭穿心。想祖母與你父。自然撫育。

繪圖三孝記

七七

切莫怨你的娘薄倖不仁 想你娘在此間身受凍冷 想你娘在此間冷地安身

你豈知娘今晚槐樹下困 風又吹雨又淋悽慘傷情 正遇着數九天雪花飛遍

風吹樹雪淋身冷坐天明 我只怨自家命生得不好 三八年二十四災害交生

今將十字來丟下 仍將七字接前因 小姐槐樹陰下坐 一夜哭到大天明

又怕婆婆病死了 又忍安安念娘身 又怕丈夫不行孝 又怕婆婆不安寧

小姐雖受這般苦 孝心何曾改半分 不說小姐多孝道 把話分開別有音

話說姜姑來到槐樹陰下 正遇着三春在樹下啼哭雙手扶起 假意流淚道賢姪婦

有甚冤枉事不要大哭可說來與我聽 姪婦連連叫幾聲 因甚事務來到此 為甚啼哭到天明

姜姑來到槐樹下 等我送你轉回程 三春上前雙膝跪 姑娘連連叫幾聲

從頭一一說與我 有口難分這段情 昨日河下去挑水 挑水回家遇難星

誰說奴家三不孝 不知何人喪良心 殺雞私吃娘不曉 刺得舊衣放火焚

後園搭起三張桌 披髮焚香咒娘身 罈子栽花冤屈事 活人抬在死人坑

丈夫休書來逐我 婆婆把我趕出門 七歲孩兒離了母 妻離子散好傷情

昨晚在此樹下歇 兩眼流淚到天明 奴要尋條短路死 丟兒離母別夫君

若不尋條短路死 青春年少靠何人 萬望姑娘照着我 死到黃泉不忘恩

話說姜姑那賤人見三春說得悲切哭得悽慘也 假作好意雙手扶着三春雨眼流

淚叫聲賢姪婦你且放心不必傷悲為姑娘的自有道理

姜姑假意雙流淚
 又罵姜詩狗雜種
 離人骨肉該何罪
 也是你今該有難
 是你婆婆無福氣
 我今好心照看你
 話說姜姑那個賤人假意要回小姐便扯住叩頭說道凡事專望姑娘照看後來不能忘恩賤人忙答道賢姪媳不必憂愁我自有一道理他姜家又非燒銀鍋燒灶吃的珍饈海味不成現在本城有一個蕭監生年方二十一歲他家富貴無比賢姪婦你若嫁到他家享福不盡小姐當時假意應允叫聲姑娘感激無既矣
 賤人聽說心歡喜
 進門便把相公叫
 我家有個親姪婦
 監生聽說心歡喜
 便茶便飯無招待
 賤人得銀歸院去
 打起鐘來擊起鼓
 拿些買布縫衣服
 面帶喜色起黑心
 一怨陳氏老賤婦
 虧你做出這般情
 不念幼年結髮情
 不知那個來害你
 害你這人喪良心
 折人夫妻罪非輕
 若是後來訪出了
 把他熬油點天燈
 故此遇着勾絞星
 是你丈夫福分小
 難受嬌妻行孝人
 難受媳婦行孝人
 當別選个好門戶
 等你清閑過光陰
 莫做反臉無情人
 便欲去到蕭家門
 一路行程來得快
 蕭家門在面前存
 你今喜事到來臨
 早晚二時託負我
 託我說个女佳人
 今年才滿二八春
 生得如花如玉樣
 論貌冠得一省城
 便謝五兩雪花銀
 多承善人照看我
 成親之後謝重恩
 改日具酒迎駕來
 賤人當時來拜謝
 辭別監生轉回程
 阿彌陀佛念幾聲
 昨夜做个有財夢
 誠心焚香拜佛神
 歡天喜地跪在塵
 多蒙佛祖來恩佑
 做媒得了五兩銀
 拿些佛祖盡裝金
 只當對神打佛影
 定不存積半毫分

賤人去接三春女
賤人不見三春女
莫非佛祖佛面淺
不言賤人退銀子
想在樹下來自縊
一路行來一路哭
河下波浪湧滾滾
未點香燭來拜謝
將女丟在四川省
女在此處辭別你
早晚未曾來敬奉
若是後來有好處
好生看管安安子
叫兒不離你左右
又辭七歲安安子
好生孝順你祖母
他們母子來害你
我的陰靈保佑你

拖脚擺手不留停
便罵小姐怪妖精
難受金來裝你身
再表小姐麗三春
尸骸爛臭恥笑人
悲悲切切往前行
遠看江水綠洋洋
虛空對拜在孝心
父母進京享榮華
枉使爹娘一片心
枉自公婆費盡心
也做光宗顯祖人
送入學堂攻書文
恐怕魚見學匪人
叫聲狡兒箭穿心
莫等祖母咒你身
無娘之子誰看承
魚災無難得安寧

小姐遠見賤人到
哄得老身今來定
一路行程一路咒
小姐不願嫁夫主
投奔淋江河下死
小姐不覺來得快
小姐就要跳下水
一辭生身我父母
嫁奴姜門為妻子
又辭婆婆陳氏母
好生撫養安安子
又辭丈夫賢良子
夫妻恩愛八年正
勞心勞力把兒撫
為娘未曾撫養你
莫遭老人打罵你
早晚發些良漿飯
小姐哭到傷心處

將身藏躲不見形
這才活活害死人
忙將銀子送還人
嫁夫以後落罵名
死無屍首不見形
淋江河就在面前
待奴辭別二雙親
枉費爹娘養育恩
裙釵如今受災星
奴在婆家八年春
是我婆婆後代根
耳信謔言休奴身
並無別言有歹心
奴死陰司也甘心
是娘前世有虧心
莫等你父黑了心
多燒錢財與娘身
驚動當方土地神

當方土地來喚叫
 快行恰似弓上箭
 上方就把小姐叫
 或是丈夫打罵你
 看你年紀尚幼小
 從頭一一說與我
 說我家來家不遠
 又無三男並四女
 公公有名姜進士
 所生安安七歲子
 如今尋條短路死
 話說庵主說道姑
 幾載小姐說道叫
 老身為寄女不怕
 每日下山領取女
 姐說道既然如此
 小姐俯身來拜下
 一行來至大雄殿
 白雲菴主叫幾聲
 漫行猶如風送雲
 你是何方鄉里人
 或是公婆起黑心
 不過三七有餘零
 等我送你轉回程
 說我無名却有名
 單生奴家一個人
 婆婆陳氏老夫人
 家中什物被火焚
 不做世上下賤人
 青春不要焦愁你
 是我一路同行到
 庵中帶髮修行暫
 住
 淋江河邊快救命
 前行來到江岸上
 為甚事來因甚事
 或是何人冤屈你
 因何孤身來到此
 三春上前雙膝跪
 爹爹有名龐三府
 奴家生長十六歲
 姜詩是奴親夫主
 不知何人來害我
 句句說的真情話
 再說我不孝趕出
 門
 忙開禪院下山門
 抬頭看見女佳人
 為甚啼哭大放聲
 或是自己惹禍根
 從頭說來與我聽
 善人連連叫幾聲
 母親誥命老夫人
 憑媒嫁與姜家門
 夫妻結髮八年正
 取利而度生活小
 我與你母女度日
 我
 猶如二世又重生
 寄拜庵主為寄女
 一拜如來釋迦佛
 母女二人進山門
 二拜南海觀世音

參拜佛祖回身轉 重拜庵主大恩人 奴家今日寄拜你 全然靠倚乾母親

帶髮修行為徒弟 猶如是你所親生 庵主雙手來扯定 叫聲姑娘放寬心

話說庵主說道你放寬心 你到靜室打坐拿米碾了幾斗家中事務等件交與小

姐你不要憂悶小姐即進丹房庵主便下鄉去領女工不久那庵主將鄉里女工領

些回來交與小姐小姐歡歡喜喜拿去做正是人不該死終有救事到頭來不自由

不唱小姐安身處 又表安安念母親 安安學舍把書讀 朝夕思母淚淋淋

自從那日離了母 一混不覺兩月零 茶不思米飯不想 面帶焦黃病在身

却說陳氏問道安安孫兒你在學堂讀書為何面色焦黃你還在念你的母親不成

安安說不是念母別有一事陳氏說道你有甚麼別的事安安答道祖母在上聽我

說來因我在學堂攻書路途又遠山坡又高每日之間回走幾次只有走路之時便

無讀書之功陳氏又說道孫兒你意如何安安說道祖母每日拿米三合等孫兒帶

往學堂與老師同鍋寄飯陳氏說道安安孫兒言之有理

陳氏當時開言道 孫兒說話甚聰明 每日給你三合米 拿到學堂習五經

與師搭鍋同吃飯 一日三餐要均平 孫兒你受苦中苦 將來方為人上人

話說安安見祖母給米三合心中大喜你看每日間攜的三合米拿往學堂行至半

路取出米一合寄在土地廟化錢爐之內安安說土地老爺此米交付與你你要代

我看守倘若山耗子把米吃了就要你陪我那土地向土地婆說道此米乃是新科

狀元的米名叫姜安安石泉切切不要失落倘若失落上界玉皇大帝降下罪來我

二者香火難保不要疏虞仔細又仔細小心又小心好好看守罷

安安聽說心歡喜 湊得米來看母親 雖然學堂把書讀 時時刻刻念母親

每日湊米如珍寶 看看積米有三升 光陰不覺兩月正 設個妙計看母親

安安回到家庭內 就哄姜詩老父親 來龍山上有人說 有個名醫老先生

祖母之病漸漸很 去請先生把脈診 姜詩聽說如此話 辭別老母就起身

話說姜安安將老父哄 出去了正中機關走到學堂 又哄師母說道我家祖母請師

母縫一條口袋等我拿回家中 以好將先生俸米送來 師母聽說信以為真 忙去尋

針綫縫了一個口袋交與安安 那安安接在手中 歡天喜地辭別師母 竟到土地廟

將所湊之米裝在口袋之內 挽起格搭措在背上 向前便走口內說道 多承土地公

公土地婆婆與我看守 我與你作一個揖 我安安改日再來相謝 說畢往前便走

安安將米措起走 前行三步難起身 抱一陣米措一陣 年少力小難行走

一路行來一路哭 兩眼流淚似水傾 一心湊米去看母 無有氣力路難行

一路哭來一路想 拉根附葛措起行 橫一細米豎一綁 將米措在背上行

上坡下坎爬起走 再不出言怨一聲 眼淚汪汪來措起 心內思量往前行

不覺走了四五里 三條岔路也難行 東有路來西有路 兩眼昏黑路難行

不知那條路才是 如今進退兩無門 我今在此來打坐 必定往來有人行

坐在地下只是哭 驚動當方土地神 當方土地忙不住 前去指路好前行

話說安安措米看母行 至中途不知去路 坐在地下啼哭不止 驚了當方土地搖身

一變化作一個白髮公公。上前問道相公為何在此啼哭。安安說道公公有所不知。只因祖母誤聽讒言將我母親趕出。聞聽人言我娘親在飛雲洞白雲庵修行。我要前去看母。行至此間。迷失路途。望公公指引。土地說道那中間一條大路。直行便是。安安又問道此去有多少路。土地說道有八里多遠。要上大坡。番山回到那苦竹林。連連觀看。便有山門。那就是白雲庵了。安安說道承蒙指引。揣起口袋。往前行走。

安安當時來拜謝。拜謝公公。老年人。我去母子重又會。請留姓名好報恩。

土地當時回言道。我住虛中半天雲。要知我的真名姓。去問南海觀世音。

安安知是神仙點。再拜虛空過往神。若是母子重相會。洗手焚香謝神明。

土地變化騰雲去。安安過河上路行。過河爬山又越嶺。一望就是苦竹林。

遠觀樹木生得好。雲庵雪光瑞氣騰。一路行來一路問。米搭背上去問人。

安安來至雲庵寺。山門緊閉少人行。萬望婆婆傳一句。說與我母得知聞。

庵主聽說如此話。連忙幾步進山門。進屋便把姑娘叫。姑娘連連叫幾聲。

門外來了一孩子。是你安安後代根。從頭至尾說與我。叫你出去會他身。

三春聽得寄母說。低下頭來不做聲。三春聽說心中悶。心問口來口問心。

口中不言心中想。如今進退兩難行。若是出去將兒叫。恐被扯住難脫身。

若不出去見他面。枉費我兒一片心。若是不去會他。費了千辛萬苦。來到此間。若出去面會。

小姐口中不言心中暗想。若不去會他。費了千辛萬苦。來到此間。若出去面會。

恐怕將我拉住不肯放手。怎生是好。不如假作惡像。將他亂罵。趕他出山門去罷。

母子二人一見面
 口內罵來心內痛
 口言心慘如刀絞
 眼睛緊閉仆在地
 醒來只把母親叫
 兩月未見我娘面
 今日得見我娘面
 千辛萬苦來到此
 叫聲我母容兒說
 又怕我母餓死了
 為兒在家多受苦
 活活要將我打死
 今日與母來相會
 一尺五寸娘代大
 母親忙叫兒回去
 口中雖然將兒罵
 話說白雲庵主說道
 回去不遲也不枉
 字子一場小姐便說
 同我一路進去安安
 聽說叫母親前行孩
 兒

猶如猛虎一般形
 眼中含淚刀割心
 安安氣死地埃塵
 橫身倒地脚長伸
 母親連連叫幾聲
 猶如過了幾年春
 水裡蓮花朵朵新
 我娘不念這點心
 我在學堂常挂心
 又怕遇難不安寧
 茶飯不吃念娘親
 不留在世黑眼睛
 猶如枯木又逢春
 如今未報一點恩
 去做黃泉路上人
 句句說來痛娘心
 要叫他進來吃口
 茶歇歇氣再叫他

上前就把狗才罵
 喉嚨哭哽罵不出
 幾反幾復氣死了
 人不傷心不得死
 一見我娘刀割胆
 只說母子不能會
 方才與母來相會
 安安口把母親叫
 又念我娘身無靠
 上無親來下無眷
 婆又打來父又罵
 朝朝夕夕想我母
 兒是無情無義子
 兒今心切來看母
 小姐聽說心軟了
 要叫他進來吃口
 茶歇歇氣再叫他

小小奴才罵幾聲
 聲聲只叫你回程
 哭死地下不還魂
 一時之間又還魂
 叫聲我母箭穿心
 誰知今日見娘身
 我母就叫我回程
 叫聲我母聽原因
 來時身中無半文
 兩眼昏昏那裏行
 家中兩個活閻君
 時時刻刻念娘身
 兒是不忠不孝人
 吃口清茶也甘心
 眼雖無淚心中疼
 恐怕冤家不回程

繪圖三孝記

廿五

隨後就來三春前面就走安安在後將那積湊之米抱在懷中氣喘吁吁一路趕來
那白雲庵主將安安口袋接在手中替他拿了一同進去

母親就往前面走

安安隨母在後行

一同來到大雄殿

安安俯身拜佛神

上拜如來釋迦佛

下拜南海觀世音

左拜羅漢金剛將

右拜圓覺大慈尊

前殿去拜接引佛

後殿又拜感應神

我娘在此來躲難

如今帶髮在修行

他本是个女流輩

猶恐早晚不虔心

佛祖休要定娘罪

寧可等兒替娘身

方把佛祖拜完了

又拜庵主大恩人

多蒙外婆救娘命

如同天高地厚恩

不是外婆來照着

淋江河下喪殘生

轉身又拜生身母

誰知在此得安寧

今日母子來相會

猶如雲開見月明

安安方才拜畢了

回到廚房裏面存

三春當時開言罵

就罵奴才小畜生

你去偷了那家米

他人知道惹禍根

若是人家趕到此

叫你娘何處安身

你今快快還人去

免得為娘受此刑

話說三春罵道奴才

你將誰家米偷來

圖害你娘快快說來

安安說道此米乃是孩

兒積湊來的並無偷竊

三春說道你家貧窮

那來的米湊必是偷的

快快送還與人

不要連累為娘庵主

聽得便道你母子莫

要爭論去拿東西來

傾在內面自有分明

庵主用手抓了一把

仔細一看叫道女兒

此米真是湊的龐氏

問道乾娘怎知庵主

道偷來的米本是一

色這是幾樣色想你

丈夫乃是貧苦之人

買一升吃一升故而

熟糙不均三春聽說

上前去看心中不忍

此米果然兒積的

糙熟幾樣看得清

三春上前來觀看

猶如滾油煎了心

此米果然兒積的

糙熟幾樣看得清

姣兒七歲知孝道

眼淚汪汪端在手

三春含淚把兒送

就將鈕扣來扯斷

話說安安叫道母親孩兒有一言告稟三春說我兒有話快說安安道兒在學堂攻

書那些學生笑兒沒娘之子扭扣斷了吊起還望母親與兒縫上幾針以免他們恥

笑龐氏聽說便叫道我兒轉來為娘與你縫起

三春聽說叫轉去

三春將綫來抽起

若是為娘在家內

三春將衣來補起

三春庵中將他送

當時假裝肚皮痛

安安假裝肚皮痛

為娘在家你無病

自從我母離別後

你兒吃了便成病

話說三春問道孩兒你這病如何調治安安說道我這病只要睡一陣就好了。庵主

從古至今也難尋

叫兒吃了早回程

把兒送出大山門

兩邊扯得吊起來

安安暗喜進山門

抽起綫來忘了針

宣等外人笑兒身

交與安安穿起行

將他送出大山門

倒在地下口叫疼

看來有此驚唬人

為何來此肚皮疼

爹爹煮飯不均勻

吃了成病肚皮疼

龐氏看了心傷痛

安安吃茶忙拜別

安安走了四五步

忙端茶來與兒吞

安安走了四五步

安安吃茶忙拜別

安安走了四五步

忙端茶來與兒吞

拜別母親就起身

一個妙計想在心

交與母親定鈕門

兩眼汪汪淚紛紛

有娘養來無娘跟

眼淚汪汪不住停

一個妙計想在心

痛苦不止活不成

抱在懷中間病根

就哄生身老母親

一頓熟米一頓生

一頓熟米一頓生

一頓熟米一頓生

一頓熟米一頓生

一頓熟米一頓生

一頓熟米一頓生

一頓熟米一頓生

說道你將他抱進去睡下等他病好回去就是

三春無奈去抱起

放在床上且消停

睡在床上不多久

忽然哭叫肚又疼

大哭之時抱起走

小哭之時難動身

三春此時無可奈

假裝天黑不動身

抱兒放在牙床睡

睡不一刻又叫疼

話說三春將安安放在床上睡了一時又叫肚疼小姐說道小狗才倒把你娘惹

得上不能上下不能下又怕婆婆知道又怕丈夫曉得叫我進退兩難也罷今日天

色已晚等我煮飯與安安吃安安說我不吃飯三春說你不吃飯我要吃飯安安說

娘要吃飯我的肚疼者不得等我少時好了煮飯與娘吃

三春聽說雙流淚

兩眼流淚似水傾

將兒措起去煮飯

兩眼雙流淚紛紛

將飯煮熟叫兒吃

安安不吃試娘心

三春叫兒兒不吃

母子不吃到天明

把兒抱上牙床睡

依然肚疼不安寧

明明試娘心腹事

假裝睡熟看娘心

看娘說的甚麼話

睡在牙床不做聲

話說三春將安安措起煮飯把飯煮熟叫他吃那安安一口不吃又叫肚痛三春把

他實是無奈只得抱起一夜坐在床上自思自想好不傷心人也

三春將兒來抱定

自思自想好傷心

看見姣兒正睡熟

對着明燈淚淋淋

三春思想哭一更

想起父母在京城

父母生奴是男子

同到京城受皇恩

可恨生奴是女子

配與姜門受冤情

少衣少食都不怨

一生艱難不怨人

父母京城想富貴

奴在姜門受苦辛

我今在此受冤屈

父母不知半毫分

生於何處落此地
三春思量哭三更
誰知運退時衰了
寒冬腊月風霜大
奴要歸家來奉省
三春思量哭三更
不知何人害天理
續娶若是賢淑女
三春思來哭四更
當初懷兒十月正
誰人知我在此處
三春哭到傷心處
往日母子不相會
抱兒含冤訴不盡
三春一夜未曾睡
句句說的都記得
庵主看見天明了
為娘一夜守到亮

把奴丟在四川城
手抱孩兒想娘親
家中什物被火焚
四五六七月少飯吞
恐怕不理罵奴身
想起丈夫好毒心
弄出一段冤枉情
待我安安似親生
眼觀嬌兒淚淋淋
有娘養來無娘疼
離祖別父看娘身
金雞開口叫五更
夜晚偏長不天明
又苦抱兒理不伸
寂寞淒涼到五更
點點些些記在心
燒香擊鼓拜佛神
你還睡熟不知情

三春哭得肝腸斷
想起婆婆當初事
只念婆婆病未好
自從那日在家里
三春哭得肝腸斷
配奴為妻八年正
平地說奴三不孝
龐氏流淚思夫主
哭聲兒來刀割胆
我兒不知娘何往
假意板臉來罵你
三春聽得打五更
奴含冤情訴不盡
從頭至尾心思亂
安安假裝全不曉
母子苦情說不盡
龐氏忙把安安叫
你今起來快回去

手抱孩兒轉三更
奴在婆家七年春
衣食欠缺怎活生
時時刻刻挂在心
手抱孩兒轉三更
未曾東走或西行
你就聽信逐出門
山中鴉雀叫四更
叫聲兒來箭穿心
遠在學堂攻書文
心中好似滾油煎
野狗咬的罵幾聲
少時紅日又東升
兩眼流淚如雨淋
假作睡熟到天明
鉄石人間也淚淋
仍將黑臉待兒身
免得為娘費辛勤

娘到厨下去燒水

我兒洗臉早回程

與兒洗个離娘臉

早早回去奉養身

叫聲安安忙回去

下回不許再來行

若是你婆知道了

為娘性命活不成

倘若你父不知道

叫你性命難活生

安安聽說來辭別

母親在上聽原因

為兒肚疼到天曉

反來我娘費了心

一路行來一路想

娘自送他出山門

安安心里來打算

一个妙計又想成

連忙燒水煮早飯

煮好早飯叫兒吞

話說安安心生一計

便道兒回家去有數里之遙

恐怕家中早飯已過

午飯又早若

是吃下冷飯又怕肚內疼痛

庵主說道安安此言甚是

倘若路上飢餓難以行走

女

兒不免叫他轉來吃了早飯

再走不遲

三春聽說如此話

又叫姣兒進山門

一路吃來一路想

只想混日不回程

三春叫兒快些吃

猶恐天晚難動身

男兒吃飯如狼虎

我兒吃飯似女人

安安吃飯吞不下

兩眼流淚往下傾

只是叫兒回家去

兩脚如梭出山門

一路行程一路想

又是一計想在心

話說安安說道兒在家中吃的粥湯

今日吃了硬飯恐怕有些渴燥

倘若路上口渴

如何是好

三春聽說即忙進去倒了一杯滾茶

遞與安安吃了

一口又道母親這茶太

茶太滾了難以吃下

龐氏又斟了一半冷茶

遞與安安吃了

一碗拿去安安接住

又

冷道這茶越難吃下

此乃陰陽有關恐怕吃在肚中

冷熱不和以致成病

三春說冷

又冷了滾又滾了你叫為娘怎樣嗎

安安將茶傾成一碗自然合式

龐氏心中想道

這個狗才。明明在此。害延時辰。不肯回去。待我拿棍子。唬他一下。諒要回去。

小姐將棍拿在手。去打安安。小姣生。打得安安高叫喊。母親住手。且稍停。

要死就在這里死。縱然打死不回程。寧可死。去見閻君。寧可我娘手中死。除非我娘一路行。

娘不去。來我不去。結起冤仇。黑了心。小姐當即設一計。送兒上路。再抽身。

母親打死不回去。為娘送你轉回程。三春當時來辭別。拜別外。婆我回程。

叫聲冤家。我送你。曉得假意哄兒身。行一步。來哭一聲。

庵主知道其中意。哭哭啼啼。往前行。設個妙計。離兒身。

叫娘不要回頭看。全不隄防。二三分。小姐走到蘆林內。

安安那知其中意。為娘往蘆林內解手。就來。安安說道。母

話說小姐行至中途。便叫我兒在這里坐下。為娘往蘆林內解手。就來。安安說道。母

親要解手。此處就好。三春道。此乃大道交通。有行人往來。看見不便。你在此等我。我

即便就來。安安等了多時辰。安安叫母淚如雨。不見我娘應一聲。

小姐走入蘆林內。安安氣死地埃塵。尋來走到蘆林內。找我母親不見人。

連叫數聲不答應。假作虎狼。叫幾聲。安安聽得虎聲吼。唬得渾身戰兢兢。

三春走到半坡上。等娘不來。就起身。莫怕母親虎傷了。我今獨自轉回程。

連忙幾步抽身走。那管前途路不平。安安回到家中去。便哄祖母老安人。

一路走來一路哭。被師責。扑不堪聽。因此將書來苦讀。未曾回家看婆身。

昨日學堂將書讀。被師責。扑不堪聽。因此將書來苦讀。未曾回家看婆身。

話說安安回到家中心恐怕婆婆盤問便哄道昨日先生將書多上了幾篇孫兒念他
不熟因此未能回家陳氏信以為真也不多問不多一時善詩取葯歸來即刻煎好
侍奉不知其情此事不題單講三春出林聽我道來

不表安安回家事 又唱小姐出蘆林 自思自想回家轉 上前說與乾娘聽

是奴躲在蘆林內 將此閃別兩離分 庵主回言休挂念 後來必定是公卿

小姐坐在雲庵里 千思萬想難甘心 一愁婆婆病未好 二愁丈夫少孝心

三愁安安年紀小 誰人侍奉老娘身 左思右想何日了 何日何時丟了心

今日與兒來分別 生離死別淚紛紛 小姐哭到花園內 眼觀花枝珠淚傾

人活一世如蒿草 桃紅柳綠好傷心 七字頭上添三字 替成十字說原因

龐三春到花園雙眼流淚 單梳子對芙蓉空配奴身 桃花紅李花白有好有歹

想父母好一似茶花樣形 想奴家好一似石榴花根 我婆婆好一似蘆花濕懷

似奴家十姊妹三反四復 奴好比傾敗花內有虛驚 七歲子安安兒牡丹一樣

望奴家這石榴帶盡千辛 奴在家好一似春蘭下會 奴在外好一似秋菊冬梅

看前頭陽雀花聲聲休考 看後頭石闌干圍了千層 石苔上琵琶樹心內悽慘

粉牆脚葡萄花綠樹濃陰 指甲花南九菊開放滿樹 滴滴金夜荷花奴自傷情

想起了綉球花珍珠三種 到如今只落得蓮花獨生 等兒時狀元紅榮歸故里

得會了木樨花訴些苦情 奴今日看起紅花年少 等梳子長成人自知留心

且將十字再丟下 仍將七字接前日 小姐觀花如刀割 刀割心肝五臟疼

滿園花果無心望
三春安安不題了
路上行程忙似火
八月初八頭場進
九月初一來揭榜
姜詩行從蘆林過
龐氏走進蘆林內
雙手撿起抱上坎
此人好似我夫主
二人站立多一會
就問婆婆病安好
我兒安安好不好
奴不孝來兒無過
我母現時病未好
不輕不重不加症
近聞成都開大考
不知在此能相會
自從賢妻離別後

觀看花草散散心
再表姜詩上省城
進了成都大省城
十六三場考試完
龍虎榜上寫得真
把話分開別有因
手檢蘆柴淚紛紛
兩手皮破血淋淋
等他進來看假真
並不開言問一聲
可以安寧不安寧
今己不覺兩年春
不與安安半毫分
時時刻刻請醫生
啾唧綿延不脫身
我為科名去省城
猶如死去又還魂
為夫日夜挂在心

百花園內看不盡
他到省城去科舉
歇在招商旅店內
姜詩自揣文章淺
姜詩看榜無名字
三春小姐把山下
乾的濕的一齊撿
蘆柴抱起出林外
姜詩看見女娘子
小姐當時把話說
每日奴自常思念
好生把兒來撫養
姜詩當時陪笑臉
費盡平辛並萬苦
我兒安安攻文字
我見榜上無名字
今日相逢喜中喜
又怕我妻無倚靠

轉入禪房裡面行
要做中元奪魁人
靜候主考開院門
不知功名若何能
即忙收拾轉回程
要到蘆林撿柴薪
不論長短撿起行
遠遠觀見一郎君
好似我妻龐三春
我夫何故到此行
時時刻刻挂在心
是你姜門後代根
叫聲賢妻聽原因
求神拜佛總不寧
前無虛驚在家中
早回家中奉母親
昔日離別淚滿襟
又怕我妻傷了生

一混兩春無音信 不知何處去安身
 自從婆婆將奴趕 受苦不過想喪身
 將奴救回白雲洞 拜為義女奉娘親
 每日焚香念經典 帶髮修行過半生
 三春聽得丈夫問 口稱丈夫聽原因
 去至淋江投水死 又遇菴主大恩人

一概都是真情話 並無虛言哄夫君

話說龐氏說道姜郎在此等候一時待奴去到庵中取些什物帶回奉敬婆婆姜詩

道就是了。三春回至庵中將檢柴會夫之事說與寄母知道庵主說你夫可曾回去

小姐回言是兒叫他等候一時奴回庵中將那日田翁所賣的一尾鮮魚拏去孝敬

婆婆庵主說道你們夫妻相會必有交情小姐道並無此事忙將鮮魚提起就走庵

主暗想不免前去看个明白

不唱三春取魚轉 再表姜詩進蘆林 蘆柴將才拏在手 眼觀血跡好傷情

那根不是鮮血染 那根不是血染成 小姐這樣多受苦 看此情況動人心

口中不言心中想 眼中無淚箭穿心 這般受苦還思母 是母當初錯聽言

姜詩心中正傷慘 不覺小姐送魚臨

話說三春將魚拏來遞與姜詩用一根蘆草穿定又說庵主站在山坡觀看歎道小

姐果然貞節不枉老身一片收留之心難得此人嘆羨一番暗地稱贊不題

小姐把魚來交代 莫做三心二意人 拿回家中奉娘吃 叮嚀未了又叮嚀

你奉我娘天曉得 遠報兒孫近在身 莫將你妻常常歎 被人恥笑出家人

三春與夫來分別 悶悶沉沉轉回程 不表三春歸寺院 再言姜詩路上行

提起魚來心內想 賢德妻子果孝心 口中不吃來存起 寄回家中養母親
 莫說三春將魚奉 母親不吃傾在塵 說我下闈是白事 背母戀妻罪不輕
 話說姜詩行至家中 心設一計上前稟告老母 孩兒上省回來 陳氏問道功名何如
 姜詩回言孩兒心念 母親未曾入場 行至沙河坎上 見魚船之上 有一尾鮮魚 你兒
 買回奉母 安人聽說 心中歡喜 說道為娘正想魚吃 快些煮來 姜詩即烹一碗魚湯
 奉上 陳氏吃了 病即全愈 可謂孝心之所感矣
 姜詩聽說母病好 難為我妻龐三春 我娘不知其中意
 本待與母說明白 又怕病起睡床亭 我雖不說天曉得
 不言姜詩行孝道 安安長成十三春 每日學堂把書讀
 學院大人來考試 安安榜名叫石泉 該當他的時運至
 安安入了頭名舉 來年收拾進省城 在路行程來得快
 安安住在隆商店 待等來朝考書生 四川秀才個個點
 三場已畢來發榜 龍虎榜上中頭名 得中解元歸家轉
 陳氏聽說心歡喜 孫兒中解轉回程 也是我家造化好
 安安辭祖去會試 到了西京大省城 在路行程來得快
 急行好似弓放箭 慢行猶如風送雲 披星帶月忙似火
 前行不覺來得快 到了西京一座城 三月初八頭場進
 次日復場來投考 要點翰林十八名 三百進士頭尾點
 要選三名有才人

君王坐在金殿上
 龍虎筆兒拿在手
 點他狀元人一個
 遊行已畢把本奏
 三面金牌書大字
 穿州過縣表不盡
 不表狀元把母接
 自從那日兒回去
 只想我兒見一面
 茶不思米飯不想
 越思越想肝腸斷
 報子行至大雄殿
 上前就把姑娘叫
 差人報信來到此
 行至佛堂開言問
 當初姜郎做事錯
 獨坐禪堂心傷慘
 兒中狀元歸家轉

分付兩班文武臣
 要點鼎甲定三名
 滿朝文武喜歡心
 表奉君王接母親
 奉旨回家接母親
 到了德陽姜家村
 把話分開別有因
 竟到而今無信音
 吃口清茶也甘心
 悶悶沉沉念兒身
 雪上加霜結成冰
 狀元接母差我行
 姑娘連連叫幾聲
 要接女兒轉家門
 報子你且聽原因
 休怪奴今太狠心
 肚內思量八九分
 做了光宗耀祖人

寸金寨子丹鳳引
 榜眼探花都點了
 狀元遊街拜學士
 天子見奏准了本
 逢州便有州官接
 差人去到雲庵寺
 三春坐在禪堂內
 吃茶吃飯思想你
 朝思暮想念成病
 今日分別七年正
 三春正把姣兒念
 庵主聽得慌張了
 說你安安來接你
 三春聽得庵主說
 回去告知我兒子
 報子聽說忙辭去
 我今還是造化好
 我兒自幼有孝道

白玉爐中把香焚
 單點安安狀元身
 新科狀元十四春
 半副鑾駕就起身
 過縣便有縣官迎
 報與生身老母親
 想起安安好傷心
 朝朝日日念兒身
 那個前來問一聲
 不知生死若何能
 忽然報馬進山門
 兩脚如梭走如雲
 得中狀元轉回程
 半憂半喜就起身
 不必前來接娘身
 回書又表小姐身
 離家別子受苦情
 神靈保佑天看成

不說三春憂中喜
 燈籠上面書大字
 狀元當時來分付
 先拜佛神是宗主
 酒畢戲完各回轉
 因何將他來逐出
 姜詩回言我不曉
 陳氏低頭不能語
 當時發下雷霆怒
 陳氏此時心內想
 臉青猶如是墨染
 狀元聽得如此話
 知縣拆開書信看
 公差領命忙似箭
 話說公差行至白雲庵
 何貴事差人答道我等並非是施主乃是本縣差役奉了老爺簽票前來拏你的姜
 姑道我們出家人並未窩留盜匪以及犯法之事拏我怎的差人道老爺要你的姜
 我等之事不要支吾將繩與姜姑帶上扭起就走姜姑只得隨定公差來至縣衙勸

又表安安轉家門
 狀元及第看得清
 各官請退一時辰
 後拜祖母和六親
 安要問父稟婆尊
 何事將他逐出門
 問兒祖母便知情
 好似泥塑木雕成
 逆天逆地不徇情
 自思自想口問心
 橫身駭得戰兢兢
 忙寫書信送衙門
 猶如天翻着一驚
 兩步拏來一步行
 姜詩一見慌忙了
 陳氏管家都去接
 狀元來至高堂上
 諸親六眷都拜盡
 我娘於今歸何處
 我娘犯了何等罪
 等兒祖母說你聽
 狀元看見不肯說
 當初無故將母趕
 若不與他從寔講
 向前說與孫兒聽
 差人送到知縣處
 忙差快班人兩個
 差人不覺來得快
 尼庵就在面前存
 哇子道穿出來迎
 人夫轎馬亂紛紛
 朝衣朝冠穿在身
 高堂演戲謝神靈
 趕逐何方甚地名
 快刀不斬無罪人
 我兒自然使知音
 知有別故不做聲
 猶如快刀錯殺人
 老身恐怕有災星
 是你姑婆說此情
 受屈冤情寫得清
 去拏犯法姜尼僧
 尼庵就在面前存

問知縣升坐大堂便問大胆尼僧因何圖害龐氏從寔招來那姜姑重道青天太爺
在上小尼自幼出家謹守清規以慈悲為本豈有害人之心寔無此事遂望老爺作
主知縣聽說分付兩旁差役星夜與狀元解去待他親自審訊偵查正是善惡到頭
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這事不表

不表知縣分付事

且表狀元接母親

打起一乘八人轎

隨帶家丁數十人

前行來到雲庵殿

三春見了大放聲

狀元口叫生身母

雙膝跪在地埃塵

拜母二十有四拜

又拜庵主大恩人

母子相會真傷慘

哭得天昏地不明

大哭一場方才了

狀元請母上轎行

孩兒接母歸家轉

不要延遲久留停

三春回言我不去

要娘回去萬不能

當初發下洪誓愿

永不後悔有二心

狀元聽說這句話

連忙雙膝跪塵埃

兒接我母受爵祿

為何發愿不肯行

為兒接母來遲了

望母恕罪開洪恩

小姐寔言對兒說

你父來接娘才行

倘若你父不接我

千年萬載不回程

當初你父翻了臉

休書上面絕了情

非是為娘坑陷你

有何面目會六親

狀元聽說艱難事

待兒回家請父親

打發家丁快回去

接婆請父到此行

假意接婆來請父

明明說出父不行

家丁回言我曉得

竟到姜家大府門

家丁上前忙跪稟

跪稟太太老爺身

狀元有書特來請

接你母子一路行

母子行到雲庵殿

姜詩覺得有原因

陳氏一見心暗想

有何面目見兒身

三春一見婆婆到

雙膝跪地放悲聲

叫聲我娘兒念你

自今一別七年春

媳今七年未侍母

做了不忠不孝人

不看奴面看孫面
 是我當時一時錯
 這些是非姑娘說
 口中只把丈夫叫
 結髮夫妻情義重
 上寫夫妻恩情斷
 人人說你是君子
 話說三春問道姜郎
 向前與三春作一個
 十個櫃子姜詩說道
 箱你問必是醜我三
 了姜詩無言又是一個
 姜詩回言你曉得
 我在後花園內搭起
 三春說你未看見何
 寫下以順母親之心
 姜詩回言暗代笑
 言遲未舉犯人到
 看孫兒安安身
 誤聽謔言趕出門
 都是姜姑起禍根
 仁德姜郎叫幾聲
 休書上面絕了情
 寫下婆媳兩離分
 如今做事亂胡行
 家有幾眼灶有幾口
 鍋你私造飯食姜詩
 啞口無言便
 陳氏當時雙流淚
 千不是來我不是
 小姐回言都休歎
 何人叫你來趕我
 姜詩把書折開看
 請書不知周公禮
 姜詩聽說無言答
 低下頭來不做聲
 叫聲媳婦你回程
 萬不仁來我不仁
 是奴不孝果是真
 何人叫你趕奴身
 薄行虧心絕義人
 枉自半生進孔門

繪圖三孝記

三元

解進犯婦審假真
 當時狀元親自審
 姜姑一句不招承
 叫聲賢妻莫認真
 該得夫妻要遭難
 不必惱恨記在心

話說狀元問道：你何故說此是非？叫姜家夫妻分散，父子別離，是何情弊？從寬招來。姜姑稟道：青天大老爺，在上小尼僧在山修行，此事並不知道。況且姜詩是我的親內姪，安安是我親姪孫。他如今中了狀元，我和姜家非同外人。望青天大老爺詳情，就是姜家妻離子散，與小尼僧無涉。狀元聽說，後堂請祖母出來，二人對審。那姜姑看見陳氏一到，好似泥塑木雕一般。狀元又問對頭在此，你好好從寬招來，免受大刑。那姜姑駭得魂飛魄散，一點都不做聲。

狀元問他全不說，將肉割來，顛倒掛當。初弄出這場禍，迎接恩人雲庵主。三春便把狀元叫，狀元聽說遣人訪。狀元來到都堂府，自從外公去京後，母親命我特來請。三春聞聽來迎接，三春扯住父母手。公死時運一齊退，一路行來幾十人。你今前來聽事，因去訪三府姓龐人。都堂迎接到高廳，家敗人亡不堪聞。接到家中會母親，迎接都堂二雙親。淚如雨點似水傾，家財什物被火焚。將他吊在將軍柱，即刻將他消除了。狀元催起人和馬，在路行程如風掃。你的外公京城住，訪到學士衙門外。狀元雙膝來跪下，是我發憤把書讀。外公外婆同一路，母子相見雙流淚。自從父母你去後，母子夫妻慘受盡。千刀萬剮不容情，方透三春意和心。催起人馬赴京城，京城就在面前存。不知住在那方存，受職都堂大衙門。外公連連叫幾聲，今科得中狀元身。同與外孫一路行，哭得地暗與天昏。女兒家中受苦辛，冤家遇着對頭人。

將他吊在將軍柱，即刻將他消除了。狀元催起人和馬，在路行程如風掃。你的外公京城住，訪到學士衙門外。狀元雙膝來跪下，是我發憤把書讀。外公外婆同一路，母子相見雙流淚。自從父母你去後，母子夫妻慘受盡。千刀萬剮不容情，方透三春意和心。催起人馬赴京城，京城就在面前存。不知住在那方存，受職都堂大衙門。外公連連叫幾聲，今科得中狀元身。同與外孫一路行，哭得地暗與天昏。女兒家中受苦辛，冤家遇着對頭人。

平空說女三不孝
將女救在雲庵寺
今日雲開纔見日
君王見奏龍心喜
巷主封為接引王
陳氏信謔不封贈
賺梁畫棟真容挂
一好能遮千般醜
為人要學姜詩子
要學三春多孝道
要學安安七歲子
後來封為都察院
害得妻離並子散
耳聽謔言不封贈
萬惡原來淫為首
舜耕歷山稱大孝
丁郎刻木奉父母
伯俞泣杖因母老

刁婆將女趕出門
帶髮修行七年春
特請人來同見君
加封官職不非輕
外婆一品老夫人
每年三十俸養銀
付與三春行孝人
話不虛傳果是真
順母休妻顯孝名
被逐不怨婆一聲
因母被逐遍訪尋
立祠春秋永傳名
後來熬油點天燈
一世不得受皇恩
百善不過孝為先
老萊戲綵供雙親
曹安殺子因家貧
毛義奉檄為親行

淋江河下去投水
千辛萬苦冤枉事
狀元他本來奏
姜詩封為大郡國
狀元加封都察院
三春三代齊封贈
門前牌坊書大字
行孝之人天賜福
永平歲舉孝廉職
後封一品節孝婦
問至麻姑飛雲洞
莫學姜姑起惡意
莫學陳氏信謔說
看來善惡終有報
姜詩三孝說畢了
漢王為親嘗湯藥
壽昌棄官曾尋母
楊香十四能打虎

幸得庵主救兒身
跳在黃河洗不清
俯伏金塔口稱臣
外公封為宰相身
先斬後奏怎施行
另修一座賢良亭
一門三孝萬古傳
作惡之人罪滿盈
明帝加封郡國身
牌坊旌獎至今存
負米雲庵奉母親
暗起惡心去害人
不分皂白逐媳身
不曾差得半毫分
單表幾個古人名
目連救母出獄門
唐氏乳姑稱孝名
吳猛預睡身喂蚊

董永賣身為葬父
黃香九歲能扇枕
黔婁為親嘗嘗糞
古來行孝非一個
夫子孝經既成後
此書名叫三孝記

張孝割股救母親
蔡順辛勤常奉新
郭巨埋兒天賜金
二十四孝有名人
赤虹化玉鬼神欽
奉勸人人把孝行

周刻深山求鹿乳
閔子單衣不怨母
姜革傭工奉養母
行孝之人天看顧
奉勸世間為人子

王祥為母卧寒冰
子路負米為雙親
孟宗哭竹冬生笋
作惡之人不昌榮
仔細字字記在心

三孝記全傳終

本局發售

王玉蓮西京記
馬潛龍鸚哥記
秦雪梅三元記
唐王遊地府
老開宗富貴圖
柳笑春白扇記
謀夫報全集



增 董永賣身大孝記
安安送米三孝記
大字足本金鈴記
大字足本蟒蛇記
大字足本柳陰記
九度文公白鶴傳
大字足本八仙圖

7752
107345
18

~~107345~~
107345
18

31000